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九

唐人

孟郊	董召南	李翱	賈島	李賀
蕭俛	段文昌	柳公綽	李光顏	李景讓
王建	裴度	溫造	李愬	韋貫之
白居易	唐衢	元稹	劉軻	韋處厚
柳公權	張仲方	杜牧	沈傳師	崔郾
賈直言	楊嗣復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九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唐八

孟

郊

字東野武康人憲宗時官溧陽尉爲鄭餘慶留守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等私謚曰

貞曜先生

莫輕鳥瘦例郊寒交到忘形早識韓科第晚登方作尉
林泉癖好不知官苦吟曉夜愁神鬼奇語山川入肺肝
貞曜丰裁當世重平陵二謝信非難

忘形

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

晚登

年五十得進士癖

好

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之分

其奇語愈所稱然思苦奇澀

二謝

李觀亦論其在

古無上平處

下顧二謝云

董召南

壽州安豐人嘗舉進士
德宗貞元閒隱居不仕

桐柏山高水繞淮昔傳孝子讀書齋聲名爵祿誰縈思
耕稼漁樵自委懷雞狗互馴祥屢降龍蛇甘蟄俗難諧
晚游燕趙情何適得似雲棲戶掩柴

孝子

召南隱居行義不求辟薦朝耕夜讀樵山漁水
性復慈孝日早起必登堂問父母起居安否退

見妻子怡豫悅逸不爲戚戚可憐之態韓愈作詩稱
之以爲世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雞狗與桐柏山淮水等句俱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
學錄全採入燕趙見文公送董召南序
善行篇中

李

翱字習之或作翔之隴西人憲宗初爲國子
博士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日文

詞臣請禁史官誣與退之言大義扶家乘未真存狀牒
交情獨摯責擣蒲幽懷賦想皋夔侶復性書希孔孟徒
景儉讓官逢吉薦不妨峭鯁作鴻儒

詞臣

憤記載易誣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公
議所在大抵人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
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諡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
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

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
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
忠烈否者願赦考功太常史館勿退之論史官書
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擣菹昌黎好博塞翔屢切幽懷賦幽復性翔有復
篇峭鯁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翔自代景儉斥翔下
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
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翔恚懼卽移病滿百日
有司白免官逢吉
更表爲廬州刺史

賈島

字閻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遇韓愈
教之爲文遂舉進士文宗時坐飛謗貶長

江主簿後遷普州司
戶參軍卒年五十六

兩手推敲一蹇驢忽于京兆怒停車禪蹤苦被東都縛

師範欣逢北斗如登第何科時不再
酌詩有酒歲方除
長江領略風波險孰若菩提證佛書

推敲

鳥初爲僧游於京師於驢上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始欲著推字又欲下敲字揀之

未定

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車騎方出鳥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鳥具道所以愈曰

敲字

佳遂與並轡歸爲布衣交教之爲文令棄浮圖舉進士按此出全唐詩話與新唐書隋唐嘉話所載

各東都

時鳥初來東都洛陽令禁僧午後北斗學者異如泰

黎如泰

不得出鳥爲詩自傷愈見而憐之北斗仰昌

山北斗

登第鳥累舉酌詩鳥嘗以歲除取一年所得

以是

長江嘗貶長

補之

長江主簿

李賀

字長吉

系出鄭王以父嫌名不就

進士後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不信蒼蒼記玉樓。奇才翻向世間求。秋墳葉落詩何癖。
春雨花飛酒亦愁。進士廿年空諱父。書生萬戶幾封侯。
錦囊收拾高軒過。阿嬈牀前苦白頭。

玉樓

李商隱作賀小傳言長吉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曰帝

成白玉樓立召

諱父

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

封

君爲記不久卒

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

封

侯

俱用長

錦囊

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然後爲詩如它人

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

醉弔喪日率如此

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日

是兒要嘔出

高軒

賀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未信

心乃已耳

高軒

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日

高軒過二

阿嬈

賀呼母爲阿嬈見集韻

人大驚

蕭

俛

字思謙蘭陵人德宗時拜右拾遺憲宗時充翰林學士龔封徐國公穆宗立擢同平

章事改吏部尚書乞換散秩除同州刺史分司東都文宗卽位召授太子少師不拜請致仕以壽

盲○心○宰○相○不○知○兵○河○北○淪○胥○國○勢○傾○設○險○誰○令○鷺○鶴○墮○
銷○鋒○終○致○虎○狼○爭○慎○防○名○器○何○多○慮○遠○謝○賓○朋○亦○寡○情○
猶○喜○逍○遙○藜○杖○去○濟○源○山○墅○嘯○歌○聲○

知兵

爲相時見兩河略定謂天下已太平勸帝偃武修文穆宗重其言遂進銷兵之說時上方荒宴

不以軍事爲意同相河北朝廷旣收河朔三鎮而劉段文昌亦附和俛

將構亂

籍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王廷湊朱克融皆在

籍中同相崔植杜元穎器量謹厚謂藩鎮且平不復

計料克融等皆憤怨不數月逋卒曹聚為盜二人悉
收用之倉卒調兵不充致召市人烏合戰輒奔北由
是復失河朔終虎狼天下笑其縱虎名器使居位致
唐之世不能有一官慮或乖當故逍遙俛不以聲利自
慎名器每除一官慮或乖當故逍遙俛不以聲利自
鮮有簡拔或以為涉於深尅
猶謂歲時賓客為煩舍於濟
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

段文昌

字墨卿一字景初齊州臨淄人憲宗時官
翰林學士穆宗時同平章事出為節度使

敬宗時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
夫封鄒平郡公卒年六十三贈太尉

蛙鳴蟬噪易龍吟難掩文宗敬萬尋經國豈能防盜藪

承家猶幸有儒林後先西蜀蠻常懾莫定南安寇不侵
晚節窮奢踰禮節枉拋禱雨為民心

文宗

詔撰平淮西碑以易韓愈所經國類無經國遠

至凶狡悉歸幽鎮一呼雲集承家子成式字柯古蔭

學博聞疆記多奇篇祗西蜀穆宗長慶二年出為劍

籍著西陽雜俎行世以威斷人心莫安南安太和六

蜀利病治尙寬靜閒九年復鎮西川節度使素諳西

羣蠻懾服以宗太和九年復鎮西川節度使素諳西

襲南安帝以其素得夷心窮奢文昌少歷驕窶所向

使移檄慰讓即日解去禱雨嘗節度淮南殿治有

奢侈服飾玩好歌鐘妓女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悅美過度人以是譏之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苦禱而雨人以是譏之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不愁公出游

柳公綽

字寬京兆華原人德宗末歷官侍御史憲

東道節度使敬宗初就遷檢校左僕射文宗時

轉河東節度使徵授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諡

成日

關西家訓守勞謙規範森森肅具瞻韓子二書千古誦
李公三牒一軍嚴圍令斬馬師知感閩助九熊學痛砭
幾輩名卿清德在但餘卷軸富芸籤

家訓

孫玳述家訓以誠子孫曰余幼聞先訓立己以

以忍順保交以簡恭默爲本畏性爲務勤儉爲法肥家

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其源皆起

於公二書

韓愈有與鄂州柳中丞書

三牒

元和初徵

坐與裴垟厚李吉甫出爲潭州刺史乞便養母改鄂

州王師討蔡詔發兵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奏願自

行由鄂濟湘聽具軍禮迎謁公綽告曰公所以攝乎藉

負弩正爲兵事若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藉

公世將洞悉兵事吾書生不足指麾欲署職名以兵
法從事何如聽日唯命即授三牒稟聽節制聽感恩
誓盡死力當時斬馬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九

熊

復善訓嘗和熊膽丸夜資其勤

芸籤

見柳仲

李光顏

忠武軍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進

侍中卒

諡曰忠

北平貽劍識雄才環蔡連屯挺刃開馬逸不隨兒攬鞅。
燕歌難助客銜杯君臣大義堅榆塞兄弟能聲共柏臺。
尤愛孔懷辭管鑰護闈付託靡私財。

貽劍

初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

挺刃

詔討蔡

當一面賊壓營以陳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
突入賊中往反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毋
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時諸鎮
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裴度宣
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燕歌韓宏爲
能立功旣而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燕歌諸軍都
統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乃索得美婦人教以
歌舞遣使遺之光顏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
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
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日
爲光顏多謝相公日光顏以身許國榆塞使不三旬再
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榆塞使不三旬再
敗賊復鎮忠武吐蕃入寇涇州光顏問賊至料兵
以赴邠人騰噪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
聞者亦泣下遽卽柏臺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
路虜乃走出塞柏臺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陷
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州刺史兄
光進亦會刺是州皆以御史大夫領事軍中俱呼爲

大夫而以管鑰兄弟相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

大小別之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

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日新婦逮事先

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乃如初

李景讓字後已文水人敬宗時由右拾遺歷中書

度使封酒泉縣男宣宗時進吏部尚

書以病丐致仕卒年七十二諡曰孝

赤貧屣棄積錢多倖獲身災論不磨老樂受箠慈訓肅

軍停操刃衆情和烏臺風績原孤勁黃閣雲階尙坎軻

有母遂成忠孝略一杯公座醉顏醜

積錢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三子幼每自教之宅

災也後牆陷得錢盈船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

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後景讓景莊景溫相

繼皆登

受箠

景讓官達髮已斑白事親克孝小有過

進士

操刃

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將奉母

謹

讓大懼重

請舉方許既至以逆意杖牙將斃之軍且

謀變

母欲息衆

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

用刑

豈特上負

天子且使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

先大夫

平命左右

褫其衣將鞭其背將佐皆爲再拜

泣請

久乃釋

風績宣宗大中初進御史大夫威肅朝

之一軍

遂定

著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

盧伯

帝舅鄭光

卒罷朝三黃閣者納名器中禱憲宗

日疏

言太過詔減

一日以不得爲愧見宰相自陳考深

神御

前射取之

景讓使因病乞退授太子少保分司

當代

卽拜西川

節度使因病乞退授太子少保分司

忠孝

初入爲尚

書左丞蔣仙因宴客酌酒於座曰有

伸曰無

於家忠於

國者飲此衆客肅然景讓起卒爵

宜於公

王

建

字仲初潁川人代宗時爲渭南尉後歷祕書丞侍御史文宗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

以老致仕

直刺黃門鑒漢廷敬文爭得似桓靈侍中貂盛權方熾
故主鵠哀叫不醒樞密戈矛驚妙筆軍司弓劍謝頽齡
詩褒麗則會承詔祕閣吟哦月滿庭

漢廷

建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守澄深恨其

譏乃曰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窺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因賦獻王樞密四韻末云不是官

家頻向說九重爭得故主憲宗爲宦官陳宏志所弑外人知乃脫於禍

弓劍

建後以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祕閣授王建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

祕書郎制云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傳移者欲職其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流輩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爾官也而翔翔書府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裴

度

字中立聞喜人自憲宗至文宗歷四朝累入爲相加司徒中書令封晉國公卒年七

十六贈太師諡文忠

破○蔡○功○成○領○百○官○堂○開○綠○野○樂○盤○桓○凌○雲○柵○翦○強○藩○易

甘○露○園○除○宦○寺○難○犀○帶○麟○袍○英○主○賜○涼○臺○燠○館○故○交○歡
皇○儲○未○立○留○遺○憾○身○後○書○搜○半○藁○殘

綠野

度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凌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凌

雲州入蔡甘露先是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

疏申理全活數十姓然是時閣豎擅威天麟袍初用

子擁虛器播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麟袍度征

淮西及行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

騎三百爲衛白居易寄公東都留守詩曰通天白犀

帶照地故交其後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

紫麟袍故交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

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半藁及度卒文宗怪無

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遺奏敕家人索之

爲詩無私言字簡與并州祁人德宗時嘗爲節度參謀

溫造去隱東都後穆宗時復出爲京兆司錄至

文宗時歷官御史大夫改禮部

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溫石風馳處士聲烏公幕府兩豪英南涯更見瑰奇表

北關皆高糾劾名法恨投豺魁首縱章彈進馬將心驚
漑田萬頃今懷澤剛急休譏氣不平

温石

韓昌黎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有曰洛之北涯

日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

以温生爲才於是

之幕下按石生名糾劾造表瑰奇彈擊無所回畏

洪烏公名重允

人主史魁首時與元軍亂殺李絳文宗命造往討造

皆論死魁首至取親殺絳者醢之凡斬首八百餘人

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

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

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動心今日瞻落於温御史

漑田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漑濟源

河內溫武陟四縣田剛急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

李

愬

字元直

晟子德宗

順宗時

歷官太子詹事

憲宗即位以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隨唐鄧

節度使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

封涼國公徙昭義節度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

大風雪破蔡州來白偃前旌凍不開驚鴨三更驚水畔
貔貅萬隊陟城隈金鄉盪寇台衡望寶劍遣人上將才

四十功名能繼父東都歸後慰銜杯

驚鴨

愬從討蔡州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

澤阻與衆未嘗陷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

爲計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城隈李祐等次墉先
皆驚鴛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城限登衆從之殺門
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金鄉其後愬又
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金鄉出討淄青
與賊職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寶劍愬
俾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擒大盜
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日此劍吾先人嘗以擗盜
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
感動謝曰敢有不繼父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
承而愛其死力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
有未

韋貫之

名純以字行京兆杜陵人順宗時官監察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罷爲湖南觀察使又坐
左遷穆宗立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

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更諡曰文

偽辭求悅豈吾徒款曲平生事絕無貧噉豆糜存夙操
學輕藻采杜旁趨萬縑力拒先銘撰一笏名慙貴勢汚
正議嚴身甘外謫但傷權倖售當途

款曲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偽辭悅人

豆糜

貫之登進士賢良二科除校書

郎厯

伊闕渭南二尉不應辟召

藻采

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

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除禮部侍郎對帝言侍郎雖宰相除然爲陛下揀宰

相者禮部也故取士務抑

其後裴均子持萬縑

浮華先行實趨競者爲息

請撰先銘答曰吾甘

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

一笏始居貧韜晦不自表

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一笏始居貧韜晦不自表

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

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

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

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

日請寶而明日賀者至矣正議及居輔相嚴身律下
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以正議裁物室居無
所改權倖時皇甫鎛張宿皆以倖進宿使淄青裴度
易奈何復加以寵乎由是宿陰構之出爲湖南觀察
使不三日韋覲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
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覲正辭處厚
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

白居易

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後徙

江州司馬穆宗時厯官左贊善大夫以言事貶
爲杭州刺史後復拜蘇州刺史以病免文宗卽
位累進太子少傅馮翊縣侯以刑部尚書致
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追諡曰文

杭州山水又蘇州寄託無心任去留早有直聲聞殿陛
不妨吟興和元劉二林寺適道遙趣八節灘資汗漫游

諷諫重翻新樂府雜林真賞足千秋

蘇州

居易數進忠言不見聽乃句外遷爲杭州刺史

泌六井

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

庶子分司

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直聲執疆饒帝未

諭輒進曰

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

拔羣臣敢論

我不敢爾我不甘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

爲謀非所以

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元劉元稹

錫皆居二林

居易春游二林寺詩緬彼十八人古今

于二八節

居易開龍門八節石灘詩序東都龍門潭

傷舟人楫師推輓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饑凍有
聲聞於中夜子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
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
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去之

諷諫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頗以規諷得失

雞林

居易既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

賈售於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

唐

衢不知何許人僻居寥落年五十不仕自處晏如能爲歌詩見人文章有可傷嘆及古

忠臣義士事之可

悲者讀已必哭

四○海○咸○聞○痛○哭○聲○賈○生○年○少○抒○丹○誠○尙○書○叱○賊○心○同○壯

太○尉○批○凶○淚○亦○盈○非○但○文○章○傷○抑○鬱○全○憑○氣○誼○感○忠○貞

白韓詩贈還零涕總爲君民奮一鳴

賈生

衢與人言論相別輒發聲號音辭哀懇聞者莫不悽然白居易遺之以詩言賈誼哭時事阮籍

哭路歧太尉擊賊日尙書叱盜時大夫死凶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

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韓愈亦有詩云韓娥歌後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元

稹

字微之河南人憲宗時歷膳部員外郎穆宗卽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誥累遷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同州刺史後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尙書右僕射

宮中詩誦呼才子天下名傳作諫臣一自忠諫分晚節
半生進退繫奄人不應裴相傾當路曾爲韓公惜此身

體號元和長慶集香山風韻兩無倫

才子

稹長於詩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諫臣稹初

拾遺及監察御史言事
奄人稹自以忤仇士良貶江
峭直天下皆震其名
陵士曹參軍後善監軍

崔潭峻以穉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乃漸擢用
士類鄙之故史謂其初欲以直諫立名中見斥廢十
一年信道不堅遂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裴相裴
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飭云
出屯鎮州有所論奏穉於度本無怨以韓公反圍湊
其望重與中人共沮卻之故為所劾韓愈長慶與
元翼於深州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韓愈長慶與
請行穉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之
易以詩倡和名相埒天下傳諷
號元和體又名其集為長慶集

劉軻字希仁韶州曲江人文宗時歷官宏文館學士屢遷侍御史出為洛州刺史

傳燈法嗣謝曹溪一第歸來顯職躋作者競推才吐鳳
通儒豈為夢書雜文章韓柳同驅駕朋黨牛羊費品題
史館千秋誰著筆莫嫌沈酒酒杯攜

曹溪

軻慕孟子爲人故以爲名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闢戒

遂披

僧服釋名益納北之筠川方山

一第

貢舉試玉

等寺

又居廬岳東林寺見唐廬言

遂登第見作者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

羅浮

山志

作者若庾補闕杜拾遺元貞外牛侍御

蕭正

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間卷慕孟子爲人所著翼

孟三

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見朱彝尊

經義

通儒初軻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獨處

考

游學遊此室以主寺僧不間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

骸踟

促死者不安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繼屬

果然

尋改遷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解所著之衣

覆其

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食之食

訖當

明爽軻嚼一卵吞之其二猶豫未食手握而覺

後乃

精於儒學而肄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

夢中

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韓退之素知焉日待

余餘

暇當爲一文贊後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見

雲溪韓柳先是馬植薦軻於朝稱其文章牛羊軻有

友議一卷記牛僧孺楊虞卿沈涵軻以學士修史時

事見李德裕周秦行紀論沈涵宰輔非人藩鎮有

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沈涵而出

韓愈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涵之醉何見雲溪友議

章處厚字德載萬年人始憲宗擢為左補闕仕至

粹要書陳掇六經知卿忠力在明廷棟梁舊德臣材棄

萋非讒言主聽熒嚴濟晉公祚貳志寬更滄鎮恣非刑

盛山十二流風在桃塢梅谿酒半醒

粹要

處厚以敬宗冲忘不向學卽與路隋合易書詩

十篇

上之冀助省覽

忠力

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

帝稱善並賜金幣

奏可中復變易自出上心耶乃使臣不信得於橫議

耶卽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曾輔四朝竇易

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

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卽趨下頓首帝矍然

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

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

始可爲治諄復數百言又言棟梁帝歎宰相不才而

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乃當饋而歎恨無蕭萋菲

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萋菲

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處厚上言李逢吉以李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

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

周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按紳先朝舊臣

就合有過尙當戒瑕洗釁成三年無改之美况被讒

乎紳由晉公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
是免吏白事中書處厚詔語曰晉公以百口
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滄鎮初李載
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滄鎮義數破
滄鎮兵皆刻剔以獻處厚盛山文公爲序今見於唐
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岫流杯渠竹岳繡衣石榻宿
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岳繡衣石榻宿
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
也泉

柳公權

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始憲宗授爲右拾遺

東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

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恭儉衣矜澣濯三何如賢進黜姦貪詩懸殿閣中心正
書憲鍾王妙腕探瓜李嫌疑防有識填篋輝映和無慙

銀杯羽化真超絕碑誌揮毫耄尙耽

恭儉

於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穆宗語及漢文帝恭儉舉衣袂曰已經澣濯者三衆皆贊咏儉德唯

公權無言帝留問之對曰方今急務要在收攬權綱

無使下移進賢退姦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乃小

節耳周焜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不可奪謂曰

故事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屈爲

諫議大夫殿閣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

知制誥殿閣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餘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

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

尙心正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

也心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

其以筆嫌疑帝屢召問得失因言郭跋領邠寧而議

諫也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

豈獻哉公權曰瓜李嫌疑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

江王如事是日帝命

宮自南內送女還家墳簾公敬宗朝咸侍禁中兄

書宰相李宗閔願改散秩遂厯右司司封兵部三郎

中兼宏文館學士公綽孝義盛德家法冠絕時輩在

官忠直尤長經濟銀杯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

公權事之如父銀杯主藏奴海鷗龍安多盜用嘗

貯杯孟一筍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

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研筆圖籍自鏤祕之

碑誌不孝外彛入貢多別署貨貝以購柳書

張仲方韶州曲江人九舉會孫始德宗時入官為

出為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封曲江

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

莫言牧守真無狀風節誰如國器高寓內昆蟲流帝澤

懷中毒蠱忿官曹奪田宦豎驚三疏競渡君王減廿艘

懷中毒蠱忿官曹奪田宦豎驚三疏競渡君王減廿艘

吉甫諡詞當議否誤將挾怨測賢豪

無狀

宰相鄭覃擬仲方丞郎文宗曰侍國器仲方少

高郢

見而異之曰昆蟲初鄭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

是兒必爲國器

日昆蟲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下流昆蟲而不行御

毒蠱始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

前平發由是不死

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

溫黨補金州刺史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

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因上議爭論中有二語曰內

有賊輔臣之盜外三疏先是宦人奪民田仲方廿艘

有懷毒蠱之臣三疏申理卒與民直

帝嘗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吉甫憲宗嘗言

仲方論諍堅苦帝減三之二

吉甫憲宗嘗言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佑孫初爲御史分司

爲司勳員外郎以考功郎中知

前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

小杜才名天下聞。玉谿詩老感斯文。風流御史高千古。
月占揚州定二分。春夢隙駒驚易過。秋當回鶻恐難軍。
罪言諷世談兵術。澤潞誰人爲紀勳。

小杜

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

玉谿

李商隱自稱玉谿子有懷牧詩云高

樓風雨感斯文短

御史

嘗擢監察御史

揚州

用語牧詩

隙駒

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

墓誌悉取所

回鶻

先是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

爲文章焚之

回鶻

潰入漠南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

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

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

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

罪言

始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

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

罪言

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

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
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
事嫌不當位而言紀勲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出討
實有罪故作罪言紀勲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俄而澤
潞平略如牧策

沈傳師

字子言吳人既濟子德宗時入官爲太子
校書郎仕至敬宗時累拜尙書右丞出爲

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入拜吏
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尙書

挽轂名公竭齒牙故人有子望心奢外官吏局殘猶補
內相詞垣讓豈差斷獄科條平幕府辭榮書賄絕權家
性情夷粹風前想一卷臨摹楷法嘉

故人

貞元末傳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
郎權德輿與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

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

過我傳師因往見焉

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詞

國書今藁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垣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

一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

敦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斷獄慎重

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

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楷法傳師工書辭榮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

崔

鄔字廣略貝州武城人憲宗時官諫議大夫

穆宗時遷給事中敬宗即位累拜檢校禮

部尚書卒於官年六

十九贈吏部諡曰德

民生憔悴此何時敗獵君王總未知嗣王學忘經藝問

舍人職請胃筵辭士求寒遠因才使治別寬嚴與地宜
身是德星還諡德一門孝友動追思

憔悴

不能為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游畋內酣蕩昕曙

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

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

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嗣主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

事以幸天下帝慰謝嗣主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

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寒遠始

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閒當請益寒遠為

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寬嚴其後鄆為虢州

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

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

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德星鄆兄弟六人

政所以貴知變通也聞者服焉

鄆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
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
社

賈直言

河朔舊族穆宗時官節度使監軍召拜諫
議大夫文宗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尙書

肯教故態襲山東直詰陰謀膽氣雄
迺父淋頭慙未釋
郎君抱項計真窮正言一折安汾潞勁節千尋壓岱嵩
飲鴆當年親竟救故知能孝始能忠

淋頭

劉惔爲義成節度使辟署幕府惔死子從諫不
發喪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見

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哭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朝爲功臣然以張汝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
死郎今日乃欲反耶從諫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
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

安汾潞劉悟初鎮滑州後徙潞州岱嵩唐書忠義傳敘大凡捐生以趣義者終始一操雖顏

嵩岱不吾壓也飲鳩初直言父道冲代宗時坐事賜

此借用其語飲鳩初直言父道冲代宗時坐事賜

迷而踏帝憐之滅

父死直言由是蹙

楊嗣復字繼之華陰人始入官爲右拾遺文宗時

位貶潮州刺史宣宗時以吏部尚書召道岳

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平生奧援結奇章營救終需李贊皇何苦朝綱分意見

空教黨禍肆披猖杜門執咎君恩赦當按辭官國體傷

一事人間猶豔羨鯉庭置酒列雙行

奧援時牛僧孺李宗閱當國奮私昵黨排擊所營救

憎人目爲牛李黨嗣復與二人雅相友善

武宗立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李德
裕與崔鄴崔珙詣延英力諫乃免
行論修起居注事覃謂開成政不如前
趨出帝使召還日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
起帝乃免覃夷行相當按先是嗣復論薦
而嗣復專天下事嗣復領貢舉時父於陵
帝慰安之罷豔羨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
嗣復及諸生分列兩
序當時以爲美談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

唐九

劉 蕡 李 石 李德裕 王 起 韋 温

李商隱 裴 休 温庭筠 莫宣卿 柳仲郢

辛 讜 劉 瞻 陸龜蒙 鄭 綰 鄭 畋

李 頻 韓 偓 孫 揆 司空圖

後梁

劉 鄩 杜荀鶴 王彥章

後唐

周德威 鄭遨 郭崇韜 張承業

後晉

桑維翰

後漢

史宏肇 和凝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唐九

劉

蕢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時舉賢良方正
廷試對策以直言黜後貶柳州司戶參軍

卒贈右諫
議大夫

虎。豹。眈。眈。瞰。九。關。一。聲。鳴。鳳。震。朝。班。有。人。得。卷。先。驚。歎。
幾。輩。登。科。解。厚。顏。上。帝。深。居。誰。下。問。逐。臣。遠。去。不。生。還。
春。濤。秋。雨。緘。離。恨。淒。絕。題。詩。李。義。山。

鳴鳳文宗時宦官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得卷
廷策問時事贊反覆數千言力陳宦官禍亂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
郎中雁嚴見贊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
匪不敢取士人讀其辭多至感慨厚顏於是被選者
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所言皆冗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
贊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乞回所授以與贊帝
不逐臣贊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合狐楚牛僧孺節
納禮之而宦人深嫉義山王溪生集有哭劉蕡詩云
禮誣以罪貶官死
下問銜冤廣陵別後春濤隔滄浦書來秋雨翻只有
安仁能作誅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
敢同君

哭寢門

李

石

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文宗時官行軍司馬累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罷爲荆南節度使武宗嗣位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翹企勲華績煥然奈何僅比漢文宣人憂闔橫將傾主士助藩強爲棄賢正色立朝狼豷縮忘身殉國馬能全欲張綱紀權先弛留守東都恨暮年

文宣

文宗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詎敢望是石

欲疆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

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闔橫甘露之變權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人德宗多猜貳天子

不立 畏偪幾 藩強 石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

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陛下嗣位惟賢是
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
不之狼縮已誅宦寺氣盛往往藉口凌轢大臣石徐
助也折日禍端固然不知其始誰進用之馬全石自起爲
仇士良等惡縮氣奪縉紳差賴以疆欲強王室收威
上賴以身徇國不恤近侍振起權網至親仁里被射
柄士良等疾之如讐遣盜加害入朝藥命禁卒三
傷馬逸得脫上聞駭愕遣使慰撫賜良藥命禁卒三
十人衛從臥家辭位授兵部尙書荆南節度使去之
日人咸憤恨

李德裕

字文饒趙州贊皇人栖筠孫吉甫子憲宗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貶爲刺史遷淮南
節度使武宗卽位復召入相進太尉封衛國公
宣宗立貶崖州司戶參軍卒年六十三懿宗
時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尙書左僕射

中書決策棄維州南詔籌邊尙有樓恩怨苦爭朋黨論
安危誰共廟堂憂一朝毛髮新君豎六載經綸舊輔優
起草院空餘落日孤寒八百淚紛流

維州

德裕在蜀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

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旣得悉怛謀備極慘酷以刑有樓先是德裕於蜀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之德裕終身恨焉吐蕃接者圖之右其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者圖之右其

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威具寇不敢犯朋黨武宗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
乎德裕極力辨之然牛李之黨卒牢不可破

德裕相武宗六

年天下晏然我毛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太尉耶每顧我毛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髮為森豎日罷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日執政皆其憾可乎既

夕又夢綯懼日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

得以起草始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

喪還起草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

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八百唐摭言載德裕為

嫖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色八百唐摭言載德裕為

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王起字舉之其先太原人徙家揚州憲宗末

兵部侍郎文宗時歷官兵部尚書武宗時

吏部尚書封魏郡公出為興元尹卒年八十八

諡文

懿

文

文

汪洋千頃度能容閎閎名家性友恭一洗愆尤常諷鮑
四司貢舉豔登龍賦才詩格專門擅僻字奇書大治鎔
廣五運圖知治亂豈徒諫獵想遺蹤

閎閎

兄播子鐸俱先後為宰相

友恭

天性友悌兄喪哀戚過禮

諷鮑

性復謹厚長者嘗短

鮑叔牙終身不忘人過

貢舉

權禮部貢舉前後凡四得當

賦才

文宗方好文尚古以起長才博洽引入翰林為侍讀學士講論經史所作詩賦冊文情辭婉麗甚獲時譽

僻字

帝嘗以僻字疑事令中使口質卽以勝子對故名寫宜

奇書

僻於嗜學寢食不廢雖官

崇望重尚無厭數無書不讀亦未嘗忘

五運

起嘗加皇太子侍讀上使廣五運圖俾太子知古今

治諫獵

先是穆宗拜中書舍人亂諫獵上疏諫遊獵考居上上

韋

溫

字宏育貫之兄子文宗時歷官陝虢觀察使武宗卽位擢吏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

使卒年五十八贈

工部尚書諡曰孝

雷霆之下別忠邪忍使朝班霧咎遮屋漏戰兢毫不愧

廷階進止寸無差千言日誦英華撮三相風睽愠怒加

最契蘭陵蕭處士琴絃彈罷月輪斜

霧咎

爲右補闕時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

雷霆

使上蒙霧咎耶率同舍伏閣力爭由是知名按

漢書五行志霧恒風若師古曰霧莫豆反又說文天

氣下地不應屋漏其後寢疾猶召親屬賦父綬詩曰

日霧霧晦也屋漏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

不負斯進止爲人剛毅堅正以中立自許千言溫方

誠矣進止有常度人亦無敢戲慢千言七歲

日能誦數千言。十一明經登三相。會昌元年擢吏部
第調奉禮郎。復舉拔萃高等。三相侍郎李德裕欲引
輔政。因勸與楊嗣復。李珣。李漢。釋怨德。裕悵然復
拜宣歙觀察使。無何。三相果因不用。其言俱被謫。處
士蕭祐。字祐之。蘭陵人。少貧。窶苦學。不以塵事自蒙
事親。以孝聞。與溫相契。善結為山林之友。司農卿
李實薦以處士徵。拜左拾遺。官至桂州觀察使。為
人雅澹。君子善琴。能詩。復精畫。書得鍾王遺法。

李商隱

字義山。河內人。始文宗末。入官為宏農尉。

員外郎。府罷客榮。

陽卒年七十二。

玉臺人去風流絕。又見樊南筆一枝。惜為詩家開艷體。
豈同騷客寓微詞。楊劉擣摺文終做。牛李擠排數太奇。
獺祭讀書翻悔歎。不將經帙付驕兒。

玉臺

陳徐陵有玉臺新詠樊南商隱有樊詩家詩多

言情之作時楊劉適內廷觀劇優人戲為義山鶉衣

破帽蹒跚而前曰吾為楊劉掃牛李楚所知後王茂

捨故至此上大笑見古今詩話元善李德裕於驕兒

是牛李黨人以商隱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驕兒

商隱驕兒詩有句云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又云

當為萬戶侯毋守一經帙然商隱每作文必檢點載

籍羅列案頭時謂之義山獺祭

裴

休

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武宗時歷官監察御

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禮部尚書罷為宣

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終荆南節度使卒年

七十四

贈太尉

皈依十地證圓靈派演禪宗善說經獨與圭峰成妙悟
豈徒玉陛樹芳型相才優裕裨君國儒度雍閑重廟廷
餘事尚留文翰在千秋筆法繼黃庭

說經

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恒習歌唄為樂與圭

峰

圭峰禪師字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釋迦如

為善

來三十九代法孫也與休為昆仲待以師友常稱

知識

相才之法盡廢歲漕江淮米至渭倉不過四十

萬斛

舟楫債敗更乘為姦休分造官詢按其弊居三

年歲

漕至百二十萬斛更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

茶取

直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立稅茶十

二法

許收邸直毋擅賦於商人以為便又收山澤寶

治悉

歸儒度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雍閑為入寬惠醞

鹽鐵

體法宣宗稱真儒者雍閑藉進止雍閑

不為觀察細行
所治吏下畏信
筆法
所傳圭峰碑幾

温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後以意改今名并州祁人

敏捷詩才手八又讀書徒悔讀南華陳琳墓上雲將晚

范蠡湖邊日欲斜廿四考會思尙父九重顏竟迕官家

謹言自昔金絨貴駟馬難追一語差

八又

少敏悟工為詞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温李才思

而八韻成時

南華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於庭筠對曰

謂之温八又南華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

之暇時一覽古綯怒奏庭筠有無行卒不得第

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陳

琳陳琳墓詩范蠡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誰解乘舟

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廿四李義山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
長孫无忌也温曰何不云近同九重宣宗好微行遇
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李大屈服九重於逆旅温不識
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
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遂謫爲尉其制
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
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庭筠貌
甚陋人號謹言先是宣宗愛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
温鍾馗號謹言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
於人由是始疏之

莫宣卿

字仲節封州開建人宣宗五年進士第一授台州別駕以親老乞歸

寄言凡鳥莫高攀居傍麒麟一枕山金縷村深鳴隱德

錦衣鄉暖駐慈顏童鳥慧性文成瑞雛鳳清聲律夙嫻

願接鵷鸞仍有願思親別駕乞身還

凡鳥

宣卿幼卽雋拔一日與羣兒戲沙中題詩曰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人大奇之比長構書屋

於麒麟山下奮志讀書

金縷

宣卿家於隱德宣卿父讓仁有隱德俱見百越先賢

志錦衣

宣卿授台州別駕以母老乞歸養賜其鄉日錦衣

鵷鸞末聯云忻逢

聖明代常願接鵷鸞見全唐詩

柳仲郢

字諭蒙公綽子始憲宗時入官爲校書郎歷仕至宣宗時以檢校尙書左僕射東都

留守徙爲華州刺史懿宗卽位遷太平節度使卒於鎮

夜裏熊丸會苦學庭前烏集每成羣書藏家庫人驚羨
法警官曹吏憚聞不度浮屠原肖父偶延方士亦匡君

劉

瞻

字幾之桂陽人懿宗時累拜刑部尚書同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按桂陽卽今廣東連州

狴牢無故輒株連極諫羣欽宰相賢鬼域中人謀死地
慈悲悟主論生天路巖不意逢張素李庾何顏對鄭畋
見說召還民盡喜長安百戲滿途邊

狴牢

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

蔓盡捕三百餘

極諫

時瞻召諫官令上疏然無

死地

帝閱疏大怒卽日罷瞻相位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

共譖之因斥廉州刺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

萬里卽貶驩

生天

瞻疏有曰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

州司戶參軍

生天

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河南陝右殊威惠善政都爲一世勲

熊九

仲郢幼嗜學母韓嘗利熊烏集仲郢自爲諫議

鳥集升平第庭樹戟家庫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

閣下者官曹仲郢爲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買

幼學焉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後爲劍南東

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因事殺之肖父爲公綽與仲郢更九鎮五爲京兆再

官下肅然匡君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仲郢威惠其後

濟單弱匡君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論仲郢威惠其後

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

辛

讜

蘭州南城人客籍京兆太原尹雲

使

泗口烽煙日數驚誰嬰利刃入危城
拏舟潛渡衝堅壘拔劍狂呼泣
戍兵苦軫面瘡忠愈厲怒飛臂血氣難平
南雷英烈皆千古只惜睢陽事不成

危城

時龐勛反攻杜惛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見惛謂惛可與共事還決妻拏再

往惛喜曰

圍急飛鳥不能踰君乃冒白刃拔劍賊焚

入危城

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披甲拔劍淮口

讜見事棘

乃夜踰淮岸見戍將郭厚本乞援厚本將

許之大將

袁公昇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

呼曰泗州

陷在旦夕公等逗留不進大丈夫孤國恩

雖生可羞

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

公昇僅免

讜望泗慟哭帳面瘡讜守城時士卒皆不

下皆爲流涕

厚本乃出兵得寐面目盡生瘡見

李贄南雷

南霽雲事成乃解卒完一州

藏書

雷萬春事成乃解卒完一州

劉

瞻

字幾之桂陽人懿宗時累拜刑部尚書同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按桂陽即今廣東連州

狴牢無故輒株連極諫羣欽宰相賢鬼蜮中人謀死地
慈悲悟主論生天路巖不意逢張素李庾何顏對鄭畋
見說召還民盡喜長安百戲滿途邊

狴牢

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

蔓盡

捕三百餘

極諫

時瞻召諫官令上疏然無

死地

人狴牢皆滿

極諫

敢極言者瞻因自上疏

死地

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

共譖之因斥廉州刺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

萬里卽貶驥生天瞻疏有曰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

州司參置生天大畏不圖喜舍慈悲方更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
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
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張素幽州節度使張素上疏
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張素爲瞻申解嚴等不敢害
鄭畋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坐百戲後瞻當
將入長安兩市人率錢願百戲遂殺之
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入

陸龜蒙

字魯望蘇州吳人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贈補

闕

隱向松江不厭貧松陵唱和友情親品茶山下真高士
種稻田間自散人釣具筆牀聞歲月褐衣蓬席老風塵
吳門一片鬱林石清節遺徽後代遵

松江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賞無十日
 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裘壞外必為鞞褫刊
 正松陵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為郡從事與龜
 作詩璞間為詩亦令二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
 一年間所作盈積哀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與
 品茶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種稻江通故常苦饑身
 畚鍤芥刺無休日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釣具常設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釣具常設
 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李蔚盧攜素與鬱
 善及當國召之不肯至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鬱
 林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
 廉號鬱林石
 世保厥居云

鄭

綦

字蘊武滎陽人僖宗時厯官散騎常侍昭宗卽位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舊聞移檄戢黃巢符剖廬陽靖四郊只愧扶危辭宰輔
自譏歇後善詠嘲馬嘶霜驛先幾燭驢跨虹橋好句敲

東發贊詞推許當平章三月等懸匏

移檄

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綦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扶危其後爲

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歇後綦本善詩其語多俳人所瞻望僅三月以疾辭歇後諧故使落調世共號

鄭五歇其後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好句

後體者先幾者後裴樞陸展等殺之白馬驛好句
綦好尋梅嘗言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旣爲
相視事宗戚詣綦慶賀綦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矣。固讓不贊詞。宋儒黃震歇後鄭五贊云：聽復力辭乃許之。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詠於鄭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必知其必不能相而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乎！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鄭

畋

字台文，滎陽人。懿宗時，歷官戶部侍郎，貶

郡侯，罷復拜吏部尚書，隴節度使，後授檢校司徒。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諡文昭。

萬口爭傳長恨篇。景陽宮井更悽然。詩才溫厚忠忱具。文學優深德量全。更劔封狼驅尙讓。早從首鼠料高駢。

戎衣親紉妻知義檄衛梁洋勇略宣

長恨

長恨歌白居易所作

景陽

天子事景陽宮井

又何人聖明德

量

詩與人交至貴無少易且能損怨

尚讓

西面行營

都統涇原節度使黃巢帥尚讓率眾五萬來攻使

司馬唐宏夫設伏待之而自陳兵高岡賊將王璠輕

敗儒者縱步騎鼓而前陣未整伏發敗兵從之鏖戰

龍尾坡殺賊二萬餘級積屍數十里多獲鎧仗禽斬

其子威高駢同相盧攜曜高駢謂淮南天下勁兵可

動京師高駢倚以辦賊敗抗論駢遷延玩寇無翦除

意且損國威靈不可聽至相詬詈攜戎衣翔隴西節

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帝聞乃俱罷

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會黃勇

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軍妻自紉戎衣

略前駉乃厚加慰結與秦州鄜延夏州三鎮約盟傳

擻天下遠近威聳各治兵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當此時微暎天子幾殆詔褒以儒者之勇

李

頻

字德新睦州壽昌人懿宗時官秘書郎累官侍御史建州刺史卒官

王爵緣何宋代封百年鴈戶感恩濃桂苻不擾絃歌氣

蘊藻猶留俎豆容相裔冰清邀特鑒神君風力折姦鋒

詩才豈僅唐文苑廟在梨山第一峰

王爵

遷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頻治以禮法更布條教民賴以安久之卒官父老相

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相裔頻多所記覽善屬文

梨山歲祠之至宋錫王爵相裔尤長於詩師事姚合

不遠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神君嘗遷武功合

女妻之合開元賢相崇曾孫也有神策士尙

君慶逋賦不納肆暴間里頻密摘比伍與競伺叩縣

延質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

貨豪猾屏息
一縣大治
文苑類入文苑傳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昭宗時歷官侍郎學士承旨欲以為相固辭後貶濮州司馬依

王審

宮鄰金虎鬱猜嫌丹陛長辭隱恨添鳳掖淚痕緘畫燭

知卒

蠻箋忠悃託香匳流離供奉人猶忌倉卒平章秩不兼
天氣已涼寒漸逼碧欄干外鎮垂簾

金虎

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鄰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為鄰堅若金惡若虎此卒

以長辭

朱全忠見帝指斥偓罪帝數顧崔允允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

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鳳掖初偓常侍宴及全忠謫

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鳳掖帝執其手流涕曰我

左右無人矣再貶榮
懿尉徙鄧州司馬
香匳僱有香匳集
流離先是王溥薦
遷中書舍人韓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僱夜追倉卒反
及鄂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正勵精政事僱處斷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已涼致
之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
光詩
語意

孫

射

揆

字聖圭博州武水人昭宗時官昭義軍節度使討李克用被擒不屈鋸殺之贈左僕

褻衣大蓋建牙行西谷透迤蹈伏兵藩鎮有功先誤討
朝廷不幸豈偷生殊刑慘慘悲風起英概轟轟噉日明
張濬造端徒作態貽羞潰走趙州城

西谷

時張濬使揆將兵趣潞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聞

衆而行之伏兵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

突出擒揆存孝誤討先是張濬勸帝討克用帝曰克用

偷生克用厚禮揆欲用殊刑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

人當用板夾汝豈知作態初楊復恭諫帝宗廟甫安

耶至死罵不絕口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潰走

出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

鐵專征作態耶濬曰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

克用拒官兵於趙城濬遁走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僖宗時官知制誥遷

聞哀帝弒不食

休休亭記六宜休忍敵災星得自由素室圖中懸節義

死年七十二

黃巾都下脫羈囚侍郎不預當時禍居士真成耐辱流
寇盜免侵人取絹何妨詩酒壙生游

休休

圖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焉故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而

贖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

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

當時禍災星忍事敵災星節義圖本居中條山王官

災云觀素室悉圖羈囚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

作亭觀素室悉圖羈囚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

唐典節士文人

日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

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

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

陽墮笏趣意野耄璨取絹遺不受嘗為作碑贈絹數

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取絹遺不受嘗為作碑贈絹數

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生游豫爲
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客或難之
遇勝日引客作壙中游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
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後梁

劉

鄆

密州安邱人唐登州刺史始降梁爲元從
都押衙末帝卽位愿官河東道招討使爲

伊皓段凝等所譖殺之
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鳥○思○擇○木○覬○勳○名○素○服○歸○梁○略○未○明○油○者○引○軍○潛○入○寶○
草○人○執○幟○詭○離○營○彥○溫○敵○斬○民○心○固○知○俊○師○奔○賊○黨○平○
十○步○徒○聞○矜○九○計○終○難○自○脫○智○囊○傾○

素服

鄆素服歸梁好
兵書有機略

油者

先是梁已破朱瑾等悉有
兗州以葛從周爲兗州節

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鄴乃使人負油嚮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鄴乃以步兵五百從之草人晉莊宗入魏鄴意晉兵悉從莊宗竇入襲破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溫初葛從周復攻鄴時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溫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鄴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副使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盡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知俊劉知俊叛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知俊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鄴節度使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唐時以朱溫表薦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梁受禪復拜翰林學士

未幾卒

山色秋清負九華。夤緣登第且還家。不將妙藥求芝草。徒掇巍科宴杏花。集號唐風難迹掩。句輸蜀輔漫才誇。殺機苞蓄終戕性。鵬舍休傷日已斜。

九華

荀鶴嘗自號九華山人

夤緣

初荀鶴在唐時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兩王

以為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峻連敗文塲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侍郎裴贇知貢舉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荀鶴遂東歸妙藥梁受按荀鶴池人九華山即在池州青陽縣唐復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見北夢瑣言舊五代史亦列荀鶴於梁臣傳唐風嘗知制誥號其集為唐風集始荀鶴舉進士及第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

是則荀鶴之受知於蜀輔荀鶴嘗得詩一聯云舊衣
梁舊矣見唐纂言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
爲佳話於章莊莊曰不得志其器量之不侔卽此
後爲西蜀相而荀鶴終不得志其器量之不侔卽此
可見見幕荀鶴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已所不
府燕談苞蓄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
未及洩丁重疾旬日
而卒見舊五代史

王彥章

字賢明鄆州壽張人太祖時官行營先鋒
馬軍使末帝卽位累拜北面招討使封開

國侯與唐戰於中都被擒
不屈死年六十一贈太師

梁晉興亡夾寨爭刻期一鼓下南城小兒亞次三垂捷
老子癡頑四姓榮亂世英雄何地擇武臣忠義自天生
鐵槍寺裏瞻遺像死豹皮留異代名

南城

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

招討

使驚曰彥章驍勇吾當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

彥章

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

二十

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三垂梁晉爭天下爲勁

章兵

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三垂敵獨彥章心常輕

晉王

謂人曰亞次關雞小兒耳何足懼其後亞子屢

捷置

酒三垂岡三垂卽李克用遷軍上黨之地也

老子

馮道忠義死留皮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

鐵槍

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

號王

鐵槍

後唐

周德威

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事晉王爲代州刺史莊宗卽位拜振武節度使同平

章事後以盧龍軍節度使從戰河
上與子俱死贈太師追贈燕王

野又擒後又廷珪陽五威名孰與齊雨裏幽州雄虎豹
日中鄙邑掃鯨鯢望塵觀壘過龜卜淺草平原蹙馬嘶
持重柳陂偏促戰可憐父子殞河西

野又梁軍圍晉太原合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
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
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章挑戰兵
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
追德威俟章已過揮鐵鎚廷珪劉守光驍將單廷珪
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章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
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
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
廷珪墜馬威名當梁晉之際周陽
遂見擒五之勇聞天下幽州莊宗與劉鄩

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
士門以蹶之鄆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鄆
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
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
王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
其衆曰此汴宋備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
其一甲之直數千得之適足為吾資未幾梁退軍
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
繼之景仁怒悉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鄆南
德威俟其將退擊之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
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
數十戰其大望塵為人勇而多智不能望塵以知敵數
敗未嘗如此望塵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
如淺草莊宗擊王景仁時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
也敵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齋糧糗縱其能齋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乃勝也

莊宗柳陂從莊宗於河上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
從之柳陂州軍宿胡柳陂莊宗屢促戰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復以見敵不擊逼之遂父子
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
而使其父子至此

鄭

遨

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初隱少室山後徙華陰累徵不起晉高祖賜號逍遙先生天福

四年卒年七十四

少室山幽拓百弓。拂衣猶復見清風。故人千里尋徒步。
隱士三高契寸衷。蒔秫劔松生計足。彈棋飲酒性靈通。
薦明亦自耽莊老。河朔游歸趣可同。

拂衣

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

千里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

貴顯欲以祿邀邀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邀三高與道士李
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邀
道殷羅隱之友善邀 勵松其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
世目為三高士邀 入地邀 好飲酒奕棋時時
戶因徙居華陰欲求之邀彈棋為詩章落人間人間
無取於人常種田以自給邀 遊河朔後去為道士
多寫以練素相邀 薦明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
贈遺以為寶邀 薦明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
通老子莊邀 薦明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
周之說邀 薦明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

郭崇韜

字安時代州鴈門人莊宗為晉王時授中

德軍節度使後征蜀以
為招討使蜀平殺之

清暑樓高習管絃君王不暇問西川宮闈勢結謀原誤
將相身兼任太專鎮領汴州辭汗馬功成蜀道泣嗚鵑

苦甄流品羣情怨多事汾陽譜系聯

清暑

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西川征蜀議樓避暑乃別營造崇韜切諫不聽乃以崇

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以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焉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宮闈

始崇韜欲歸守鎮陽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

自安平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則計之得也崇韜從之後劉皇

后教宦官馬彥珪矯詔命將相莊宗與諸將以兵取魏王繼岌殺崇韜於蜀

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汴州先是崇將相遂以天下爲己在遇事無所迴避汴州韜夜度

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羣怨崇韜素嫉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鎮汴羣怨崇韜素嫉

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駟馬亦不可騎監軍皆恨之

譜系

崇韜認郭令公為遠祖經其墓慟哭而祭

張承業

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內常侍張泰養子唐昭宗時使晉晉王以為監軍莊宗即皇

帝位諫止不聽因歸太原不食卒年七十七追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正憲

指顧平梁復故都更從唐室覓遺孤成功矢獻酬先志受禪臺高誤老奴手皮餘縉猶委積輿歸私第不模糊具官書卒標前代青史褒揚特筆殊

平梁

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唐室

宗言滅梁後須先志初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而求唐後而立之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

於廟其後用兵盛矢以錦囊負而前受禪天祐十八
驅及滅梁虜燕還矢先王以告成功年莊宗已
諾諸將築受禪臺卽皇帝位承業方委積先是莊宗
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極諫歲時自魏
歸省親須錢補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
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罷承
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
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私第承業見諫不聽乃仰天大哭曰
臣所得私也私第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
太原褒揚見綱鑑唐天
原祐十九年

後晉

桑維翰

字國僑洛陽人高祖時官翰林學士累遷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出爲相州節度使出帝卽位復爲樞密使封魏
國公尋罷爲開封尹契丹兵入爲張彥澤所害

日出扶桑照上台磨穿鐵硯志難回面長臨鏡驚奇狀
股栗操兵畏相才鷹苑歎君天絕祀燕山付敵劫成灰

國家至此安逃死立馬崧

李崧時為相

前兩語哀

扶桑

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

著日出扶桑

鐵硯

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徹則

面長

賦以見志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

股栗

維翰

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

流汗及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

鷹苑

先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

鷹苑

維翰來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

而歎曰晉立馬彥澤乃以帝命召維翰行遇李崧立
不血食矣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
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
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

後漢

史宏肇

字化元鄭州滎陽人晉時爲武節左右指
揮領雷州刺史漢初爲相隱帝時進中書

令爲李業等所譖

殺之追封鄭王

長槍大劍定朝廷安用毛錐語不經狠毒僮奴爭得勢
虎威官吏枉施刑契丹黨破軍馳電太白民殃市看星
將相滅宗杯酒隙焉知守口貴如瓶

毛錐

宏肇謂宰相蘇逢吉楊邠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

日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僮奴李崧坐奴告變族

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誅宏肇取其幼女

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施刑官解暉狡

息僮奴而所養之輩往往脇制其主施刑官解暉狡

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

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

進咎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

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

契丹宏肇前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

行兵所至秋毫太白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滅宗宰

無犯兩京帖然太白者宏肇輒腰斬於市

蘇逢吉以筵間口語與宏肇

互相猜嫌毒害遂俱滅宗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梁節度辟為從事唐

魯國公周世宗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翰林學士晉左僕射漢進拜太子太傅封

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萬馬叢中衛故人，彎弓卒救賀瓌身。此生志義階應貴，行世文章鑒未真。賊走花山宣救後，士安蕊榜撤闈晨。魯公第五傳衣鉢，佳話登庸韻事新。

賀瓌

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

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

弓射殺之。瓌志義，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由此得免。」志義也。後必當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

以文章，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花山

女，文章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識者多非之。花山

晉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時爲宰相，請爲宣赦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從進果反，行至花山。蕊榜嘗知制誥，以翰

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
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檄開門
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魯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
胥一時之秀稱爲得人魯公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
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比知貢舉范質爲第
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
同當時以爲榮焉